

中国新时代家庭视角下德育困境与对策分析

吴盼盼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 家庭,作为个体成长历程中最早接触的教育环境,是德育的重要战地,对个体的道德品质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转型加速,家庭结构与形态正历经全方位变革,呈现出家庭逆核心化、规模渐趋小型、代际层级简化、类型愈发多元等一系列显著转变。置身于这一时代浪潮之中,家庭德育面临各种困境,因此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 新时代家庭;德育;困境;对策分析

家庭德育的历史源远流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中,“修身”是基础,强调个人品德修养,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奠定基石,“齐家”是关键,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教育能培养有德之人,进而影响社会与国家,充分体现了德育与家庭在个人成长及社会和谐中的重要性。因此,厘清新时代家庭的变化及德育所面临的现实境遇,通过分析新时代家庭德育的所面临的困境,提出对青少年德育的新方法,打造出全新的德育,对今后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下的家庭结构变化

家庭结构是对家庭成员间相互组合的情形,以及基于此所生成的家庭样式、类别等方面的一种界定。因家庭成员组合形式的差异,便产生了具有不同结构特征的各类家庭。^[1]新时代家庭结构变化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逆核心化、非传统化和多元性^[2]。

(一) 家庭结构的逆核心化

核心家庭指由一对夫妻与未婚子女(不论是否有血缘关系)组建的家庭结构形式^[3]。家庭结构的逆核心化则是指核心家庭在家庭结构中的比例不再持续上升,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1982年核心家庭占比为68.7%,到2020年下降至55.3%,其中标准核心家庭(即一对夫妇和一个或多个未婚子女)占比从1982年的51.4%下降到2020年的26.5%。

(二) 家庭结构的非传统化

传统家庭通常指由一对夫妇和子女两代人所组成的核心家庭^[4]。家庭结构的非传统化则是指家庭形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出现了多种非传统家庭形式,例如单人户(单人户占比从1982年的8.4%增

加到2020年的20.5%)、单亲家庭、重组家庭、不完整的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隔代家庭(由祖辈和孙辈组成的家庭)、空巢家庭(子女离家后,只剩下老年人的家)和同居和同性恋家庭(尚未被广泛承认但逐渐出现的家庭形式)。

(三) 家庭结构的多元性

家庭结构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家庭形式和家庭成员组合的多样化。有以下具体表现:家庭类型的多样性,包括单人户、单亲家庭、重组家庭……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家庭户规模总体在降低,一人户、二人户比例增加;家庭功能的多样化,家庭功能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生育、抚养和赡养,还包括情感支持、经济互助等多种功能;家庭关系的民主化,家庭内部关系更加平等。

二、新时代家庭的德育困境

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家庭是一座天然的道德培育场所,对未成年人成长具有深远且关键的作用。家庭的变迁,必然会影响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轨迹与成效。然而,在我国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浪潮中,促使家庭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角色与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德育也随之受到一系列冲击。

(一) 家庭德育功能弱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家庭正经历着由传统形态向现代模式的重大演进,随着家庭结构逆核心化,家庭规模变小,家庭所承载的教育功能便逐渐外化,教育责任被转移到学校身上,导致学校德育压力增大;同时家庭规模的缩小,造成青少年道德社会化所需的人际交流资源缺乏,而人的本质是一切关系的总和^[5],俄罗斯著名心理学家柳布林斯卡娅提出:个体与周遭世界构建的关系体

系,尤其是其中占据关键地位的人际关系网络,是塑造个体个性与道德素养的根基^[6]。足由此可见关系对青少年德育的重要性;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主家庭观念的普及,家长很少有一方愿意放弃工作全职照顾孩子,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亲子陪伴资源也在缺失。家庭的稳定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家庭德育的功能正悄然减弱。

(二) 家庭德育方式不当

1986年,美国心理学家劳伯(Loeber)曾证明,双亲所采用的教养手段和未成年人在道德观念塑造以及道德实践行为养成方面,呈现出较为紧密的联系^[7]。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曾开展一项大规模调研,对1800位家长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跟踪观察。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近半数家庭在教养方式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8]。现如今,家庭结构与功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部分家庭教养方式出现偏差,如过度宠溺、大包大揽,对子女的一切事务过度干涉。而在一些非传统家庭中,如单亲家庭、重组家庭等,家长可能因自身问题,对孩子缺乏足够的关注和引导,出现放任自流的情况,使孩子缺乏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随着网络科技的悄然涌入,如家庭生活中的“第三者”,在潜移默化间重塑着家庭环境与关系,家庭成员间的沟通和交流大量减少。这种沟通障碍导致家长难以及时了解孩子的思想动态和行为表现,无法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和引导。这些不当的教养方式,使得家庭在道德教育方面陷入方法失当的泥沼,严重阻碍了子女正确道德观念与行为习惯的养成。

(三) 家庭教育合力不足

据中国社科院的报告,2023年中国单亲家庭占比约为30%。单亲家庭、重组家庭等这些非传统化和多元化的家庭结构大量涌现,使得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和互动模式变得复杂,难以形成统一的道德教育思想和教育合力。在单亲家庭中,父亲或母亲一方角色缺失。这种家庭结构的不完整,极有可能致使孩子在社会化进程中出现失衡,进而易引发反社会行为^[9]。Loeber等学者研究发现,在总计40篇聚焦于儿童犯罪、攻击性行为与家庭破裂关系的学术成果里,多达33篇研究成果表明,儿童犯罪或攻击性行为与家庭破裂这两者之间,在统计学层面呈现出极为显著的正相关特性。在2023年度第二次全国家庭教育现状调查报告中显示70.4%的儿童在日常生活的最主要照料人是他们的母亲,父亲成为儿童日常最主要照料人的比例为9.2%,当前“父教缺失”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同样对于重组家庭中,继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建

立需要时间,可能导致德育工作的不连贯和不一致。

三、应对新时代家庭德育困境的对策

依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所获取的微观详实数据,我国总人口数突破14亿人,同时家庭户总量达到4.9亿户的量级。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规模庞大这一特征极为显著,与此同时,家庭户数量的巨大体量同样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质^[2]。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之际,领导人曾深刻指出:家庭教育涵盖众多层面,然而最为关键的当属品德培育。要将优良道德理念自孩子幼年时就应予以传递,推动他们健康茁壮地成长,以便成年后能够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贡献的栋梁之材^[10]。”重视家庭家风家教,支持家庭有效发挥德育是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关键举措。因此,面对以上困境必然采取相应对策。

(一) 运用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家庭建设工作

领导人强调,需“深入探寻并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所蕴含的时代价值,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源泉”。就个体而言,讲仁爱、秉持重民本思想、坚守诚信原则、推崇正义理念、崇尚和合之道、追求大同境界,既是道德层面的严格要求,也是构筑政治价值观的重要基石^[11]。于家庭德育来说,“讲仁爱”要求家庭成员间相互关爱,让孩子在爱中学会爱人;“重民本”提醒家长尊重孩子的主体地位,倾听他们的想法,培养其自主意识与责任感;“守诚信”倡导家人间诚实守信,让诚信成为家庭美德的基石;“崇正义”促使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引导孩子明辨是非;“尚和合”鼓励家人相互包容、理解,让孩子学会和谐共处;“求大同”则引导家庭将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相联系,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

(二) 家庭道德养成方法科学化

一是榜样示范法,班杜拉提出,个体的道德判断与行为能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观察学习机制。相较于单纯的口头教导,家长的实际行为对青少年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力。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品质与正确的价值观,最有效的途径便是亲身示范、积极践行。长时间,青少年便能借助观察学习的过程,将这些积极行为逐渐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

二是以人为本。罗杰斯在教育领域提出了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强调在构建新型道德教育氛围、提升德育效果方面,应将真诚、接纳以及共情理解

视为人际互动的三大核心要素。真诚指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需毫无保留地分享彼此内心的真实想法、观点与情感。接纳则要求教育者对学习者的信任与肯定,认识到每位学习者皆为独一无二、具有独立价值的个体。而共情理解是指教育者需设身处地地从学习者的视角出发,对其思想、情感及道德行为进行深入理解,避免轻易下定论,而是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尊重,这才是最佳的沟通与引导方式。

(三) 构建家校协同育人的模式

在青少年品德培养的进程中,家庭作为其品德养成的初始摇篮,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学校则担当着主要培育阵地的角色,对青少年品德的塑造意义重大。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这两个关键环节,能否实现无缝对接、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是决定整个教育成效的核心要素^[12]。为了避免单亲家庭、父教缺失、重组家庭带来的德育困境,学校作为德育主要阵地,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首先,学校应主动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合作,通过定期的家长会、家访、线上交流平台等多种形式,及时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教育需求,为家长提供专业的教育指导和支持。其次,学校应充分发挥自身在教育资源和专业师资方面的优势,为家庭教育提供有力的补充。学校除了向家长传授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提升家长的教育素养,还可以组织学生参与社区服务、社会实践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让家长与孩子共同参与,增进亲子关系,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品质。此外,家校同构模式还应注重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及时评估家校协同育人的效果。不断调整和优化教育策略。

结语

在新时代,家庭德育的困境与未成年人道德发展紧密相连,这不仅是家庭内部的问题,更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家庭的结构与功能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家庭关系和家庭观念也随

之变化。在此情形下,为更好地助力未成年人道德养成,我们必须优化家庭生态系统,打造全新的家庭德育,以此强化现代家庭在未成年人道德培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减轻新时代家庭变迁给未成年人道德养成带来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1612.
- [2] 王磊.中国家庭结构变动趋势、问题与对策研究[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4,28(04):77-88. DOI: 10.14119/j.cnki.zgxb.2024.04.013.
- [3] 李素净.农村家庭工业组织发展变迁研究[D].西北民族大学,2023. DOI: 10.27408/d.cnki.gxmzc.2023.000479.
- [4] 波普诺·戴维.社会学[M].第11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487.
- [6] 严先元.人际关系系统与道德教育[J].道德与文明,1989(4):18-20.
- [7] 杨静慧.家庭变迁背景下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研究[D].中国矿业大学,2018.
- [8] 周振想.青少年犯罪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211-213.
- [9] Clark R D, Shields G. Family Communication and Delinquency[J]. Adolescence, 1997, 32(1): 81-92.
- [10] 习近平出席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https://news.cnr.cn/native/gd/20161213/t20161213_523330119.html.2016-12-13.[2025-1-08].
- [11] 王易.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0,(01):130-139.
- [12] 李然.新时代青少年个人品德的家庭培育研究[D].河南师范大学,2021. DOI: 10.27118/d.cnki.ghesu.2021.000223.